

王焱
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21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121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一二一册

紹述先生文集 卷七至卷十四 伊藤東涯 著 寶曆十一年

.....
—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七

男善龍 校

論類

明成祖論

叛與篡者異名而同實然叛者多敗而篡者必成豈
雖逆理亂常之甚而人多則勝天之暫相得失也耶
自古篡者多矣齊之田氏晉之三家及莽操懿裕南
北諸國之祖雖其事之或不同而未有不終成其事
者也其不成者寒浞而已耳叛者多矣勝廣之在秦

七國之在漢八王之在晉王敦蘓峻侯景安史之屬
雖其勢之或不同而亦未有能成其事者也其得成
者燕王而已耳蓋秉累世之柄都百寮之首其周旋
經營陰收人心百官出其門下庶民懷其小惠黨與
日廣乎下君勢日孤乎上其名分舛逆之甚不若人
心趨嚮之衆潛移國脉于冥冥之中人不之覺也及
其勢既成也忠臣義士雖噬臍扼腕莫之敢支吾故
篡者必成矣而寒浞之不成者何也愚弄其民樹之
詐慝則雖其悖逆襍糅之中不能暫相服從也若夫
乘一旦之勢率烏合之衆託清君側抗兵向闕則其

鋒焰之所及風霆疾掃雖足以毒生靈感國服而兵
不素練也謀不素講也名分之不正人心之不順其
煦煦之恩悻悻之威雖暫脅從而根不深蒂不固能
濟其事者鮮矣而燕王之能成者何也其提封千里
據易水之險則與勝廣之嘯結於大澤異矣其勇武
英明知人任使則與七國八王之狂悖異矣國之懿
親而有魯衛之戚則固與侯景安史之逆異矣不唯
是也言其時則建文其君也問其與斷國是者則方
且洋洋自得高談唐虞紛更制度而無益於成敗之
數則其相得失蓋亦有然者焉耳若使建文者克脩

其政紀綱明乎上人心服乎下則雖有百燕王其奈
之何哉嗚呼名分之不正而據其地用其人善其謀
尚且能用人心以成大事况位九五之尊而金甌不
缺為人所襲取有如建文者乎繼世而有天下天之
所廢必如桀紂者也而無大失德之聞於天下而削
無罪之強藩坐取覆滅哀哉然則非燕王之能成其
叛也建文之使成其叛也

元祿壬午歲

管仲諸葛孔明論

有幸而生于聖人之前而得其許可後世莫敢非者
矣又有幸而出于聖人之後不得其品隲而後世莫

取議者矣。管仲之在齊，子糾之傅也。生竇之難，管仲
脫于檻車，位乎高國之間。聖人不責其死，而許其仁。
於是後世專奉其語，而莫之敢違也。假令管仲之生
後乎孔子，而使後世諸儒議之，其必口誅筆伐，數其
偷生虧節之罪，不但已也。召忽之死，必見加于管仲
之上矣。幸而出于孔子之前，經其褒貶，而萬世之是
非定矣。自管仲以後，吾得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義，
赫奕萬世，才德事業固無間然。然使出于孟子之前，
則必羞比焉。觀其斥桓文論管晏，可見矣。而觀後世
諸儒之說，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

之所指吾不能無疑也夫方孟子之時也爭地殺人
殺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極矣邦國之干戈慘矣乃礪
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談經國之術則曰以不忍人之
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矣則曰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異乎
此矣其勸後主以申韓之學則其所道者繫之于純
王之畧亦甚有逕庭矣或云後主孱懦故武侯矯之
以刑名亦非矣夫定哀之柔懦丕振受制于強臣之
手孰與後主而夫子之告之以君使臣以禮而聞宰
我戰粟之對則甚咎己往之不可追此孔子之輔其

君雖庸君中主不數以刑名之說亦可知已而武侯以此導其主則使之在乎孟子之前亦必羞與之比焉

秦始皇論

匹夫守先人之室廬則必為之備欲不之失况位萬乘之尊藉富厚之業自非喪心病狂之人豈欲其速亡而不肯為之備哉然天下之人旁觀之則凡其政教號令皆莫非所以失入心而感國脉也如視孺子之臨井唯恐其一轉移而將墜而其君之恐失天下事為之備甚於旁觀者矣而至亡其國者何哉蓋不

得其道而已耳苟不得其道則備之益精而亂益甚
不唯不能致治而徃徃能滅其國秦之事是已備諸
侯之強大而能奪天下則滅焉備兵之在民間而下
之或叛則銷焉備夷狄之盛而窺中國則城焉備儒
士之挾詩書誦聖人而非其上則坑且燔焉備井田
之有遺利而上入之或匱則廢焉凡其所以備之者
纖悉罔遺有非三代聖人知慮之所及者矣而其亡
之速且慘亦未有若秦之甚者也何哉其備之之心
則一而其所以備之道則不同也聖人之備天下
也懷諸侯來遠人設庠序以教孝弟修文德以待夷

狄設誹謗之木以通天下之言建井田之制以寄其
富于天下故其民之慕上如赤子之懷慈母雖或不
振之時而享國長久或四五百年或六七百年而後
始亡秦則不然譬如人之有疾誤進之藥則服益多
而病益劇其必終于不可醫曰不欲生則不可矣其
欲生之過以至於死也無知之民賭博盜鑄以求安
其身身未安而戮已加孰知其所以安之者適所以
滅之也何若及其未至不可醫而速易其道以幾更
生哉而人徒以為忘其身之安危而不知脩之則非
矣韓非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非之所以死乃秦之

所以亡也

今樂由古樂論

天之立斯君也將以治斯民故爲之君則有以養之爲之師則有以教之舉皆天之所以責任人君也非獨使娛樂其身已故人君治天下之方莫先於化民而治天下之功莫大於服民化之有道予爵祿以獎其趨善之心服之有道設刑辟以懲其陷惡之心若夫教而不化養而不服焉則在於下情不上通也下情不上通在於不與民同樂也古者湯武之創丕基以與民同樂也桀紂之墜鴻緒以不與民同樂也夫

與民同樂。天下孰能敵焉。昔者孟子聞齊宣王好樂，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宣王聞之，慚謝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而所謂先王之樂者何？韶、夔之音是已，其容溫雅，其儀嚴密，君聞之，思致其治；民間之願被其澤，可謂裨治功、敦風俗者也。世俗之樂者何？鄭、衛之聲是已，其聲淫，其辭婉，君聞之，放蕩，憊政；民間之淫佚，荒業，可謂損治功、瀆風俗者也。是以古之聖人必崇美善之正樂，而斥曼衍之淫聲。故夫子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蓋恐君之憊政，民之荒。

業也。君懈政，則萬幾怠惰之本。始民亂俗，則風化衰。亂之漸萌，夫可不勝懼哉！而孟子以今樂由古樂勸齊王者，何也？蓋民者出衣食之本，而衣食者養人之主也。天下一日無民，則所以養人之道，庶乎熄矣。是以人君之可患者，不在乎地隘財匱，而在乎民之背上也。其可恃者，不在乎國饒財阜，而在乎民之嚮上也。而所以使民背嚮者，其惟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已。所謂與民同樂者，何也？上知有官室之樂，則民亦欲無暴露之患；上知有觀逸之娛，則民亦欲無稼穡之艱；嬪御妃嬙之奉上之所悅也，而民亦欲得其配。

煎熬燔炙之肯，上之所嗜也。而民亦欲得其食，天下之心一也。故為人之上者，苟盡心於此，因己之樂而圖民之患，因己之逸而體民之苦，使為民者得其所欲，而與上同樂，則民亦親之而來歸，如父母尊信如神明，是之謂民之父母。是以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之蓄，置父好色，內外無怨曠之嗟。矧於王澤竭息，功化陵夷，殘害薄刻，靡爛生民之時，能舉斯心而行斯政，與民同樂，則其來歸之速，不徒如影響之相應，溜然如河流之赴壑，勃然如槁苗之得雨，天下孰敵焉。由是觀之，則韶護與鄭衛何別，美善與淫蕪何擇，只

在於與民同樂與否而已嗚呼聖王之所以安天下昏主之所以覆國家者固不職此之由唯聖明之君能法聖王之所以興戒昏主之所以滅焉而使斯民與己同樂則不唯天下之幸實社稷之慶也

封建論

昔者堯舜之王天下也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大封諸侯而與英才共焉故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有定業上有統制管攝之權下無欺詐紛鬪之患夏商仍之以維持天下及周公相成王治天下也封建同姓夾輔王室列九命之爵頒五等之地上有方伯連率